

父爱如山

●王金国

足无措；通电话时，只会反复念叨“没钱就说”“注意身体”，把所有牵挂都揉进几句简单的重复里。

我们总在忙碌的生活里匆匆赶路，常常忘了回头看看那个始终站在原地、望着我们背影的人。他从不言说自己的疲惫与委屈，把所有风雨都挡在我们身前，把所有温柔都留给了我们。

今天，可别忘了回家看看——牵牵他不再宽厚有力、却依旧温暖可靠的手，就像小时候他牵着你学走路那样，陪他慢慢走走、说说话，告诉他如今你也长成了能为他遮风挡雨的大人；就像当年他守护你那样，往后换你稳稳接住他的岁岁年年。

其实父爱从来都不是无声的独白，它藏在每一次笃定的等待里，藏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牵挂里。我们总以为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来，却忘了岁月从不等人——别让那句“我爱你”等得太久，别让这份深沉的爱只留在来不及弥补的遗憾里。在今天这个属于他的日子，

把藏在心底的话讲给他听吧：告诉他，你永远是你心中最了不起的爸爸，你对他的爱，从来都不比他给你的少半分。

你曾坐在他的肩头眺望世界，他便把全世界的温柔都倾注于你。他教你挺直腰杆做人，教你面对困难不轻易低头，却从未提起，为了给你撑起一片天，他悄悄扛过多少艰难。那些他未曾说出口的话语，我们都懂；那些他给予的陪伴，我们永远铭记于心。愿每一位不善言辞的父亲，都能收到最真挚的爱意，都能被岁月温柔以待。

不妨就趁这个父亲节，拨通那串熟悉的号码，或是暂时放下手头忙碌的工作，陪他坐下来喝杯茶，聊聊你最近的生活——就像当年他耐心听你讲校园趣事那样，认真听他眼里的日常。不必纠结话语是否足够动人，那些藏在陪伴里的在意，便是给他最好的礼物。愿每一位父亲，都能在时光里安享温暖，而我们的爱，也永远为他停留。

岁月为碑

“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，才懂得你不容易。”这份沉淀在岁月里的爱，厚重得让我们穷尽一生也难以偿还。父辈用半生操劳换我们无忧无虑成长，我们也该用余生的陪伴，回应他所有的付出。

父爱，沉稳而沉默，却总在你需要时稳稳托住前行的脚步。它不像母爱那般细腻温热，常挂嘴边，却往往藏在转身离去的背影里，藏在默默递来的生活费中，藏在你闯祸时先想解决问题而非责怪的担当里。

小时候总觉得父亲一无是处：一辈子要么干体力活，要么做农活，却挣不到钱或是挣不了大钱，甚至连跟人吵架有时都不会。后来长大远行，才慢慢发现，岁月已悄悄压弯了父亲的腰，染白了他的发。面对新买的电子产品，他会手

给退伍老爸的情书

●唐筱毅

射手。还有两颗报废的弹壳，黄澄澄的，在我掌心里热了半天。

我小时候偷看过这个匣子。三年级那个夏天，您和妈下地割庄稼，我一个人在家。醒来时阳光穿过窗户，照得屋里全是浮尘。我鬼使神差地发现匣子没锁，心跳得像擂鼓，手伸进去一摸，奖状、照片，一样样掏出来，摆在床上。您端枪的照片让我愣了神。那个站在营区门口、胸脯挺得老高的年轻军人，跟我多判若两人。

后来您发现了，没打我，也没骂我。您看了看我，嘴唇动了动，又合上了。您想说什么，最终没说。您这一辈子，想说的话太多没说出口。

十八岁您去广西当兵，从那个叫不上名字的大山里出来，坐着闷罐车摇摇晃晃走了几天几夜。妈说您刚到边防时写信回家，信纸被雨水泡得皱巴巴的，上面就两行字：“这里树多，雨多，蚊子多。管饱。”后来您退役回来，膝盖坏了。广西那个地方潮湿，您巡逻时趟过

多少条河、翻过多少座山，我不清楚。只记得我小时候您蹲不下去，每次系鞋带都要把脚搁在板凳上。我问您膝盖怎么了，您说：“风湿，老毛病了。”轻飘飘的，像在说别人。

可我知道那不是老毛病。那是界碑、是巡逻线、是边境线上一个又一个不眠的夜晚攒下来的。您不说，我就假装不知道。咱父子俩都这样，明明心里有事，嘴上偏不提。

我高考上军校那天晚上，您让妈炒了两个菜，自己倒了杯酒，慢慢喝完了。

爸，节日快乐。我在外面挺好，您在家别总凑合。膝盖疼了就去医院，别扛。您扛了半辈子了，剩下的日子，换我扛。

儿在远方，一切都好。您多保重。

灯火承肩

父亲越来越“脆弱”

●钟瑞华

天工作压力那么大，还熬夜写作，长期下去非熬出病来不可！”我正想跟父亲好好解释一番，岂料父亲已经把电话挂了。放下电话后，一种不被理解的委屈感顿时涌上心头，赌气的我很久时间都没和家里联系。

前段时间天气变幻无常，加上工作忙放松了锻炼身体，导致患上了重感冒，于是我请了两天假在宿舍休息。那天中午，我刚躺下准备午休，忽然听到一阵咚咚的敲门声。我本以为是同事，开门后，猛然发现父亲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。他的头发有些凌乱，脸上带着风尘仆仆的倦意。父亲见到我后显得有些激动，他喘了喘气，然后低下头说：“你看上去怎么瘦了，是不是生病了？”见我低头不语，父亲接着说：“那天放下电话我就后悔了，看你那么久没打电话回来，怕你出什么事，所以到城里来看看你！”说完，便把精心包装好的自家产土鸡蛋放到桌子上。

我忙笑着回答：“爸，我都那么大了，能出什么事呀，就是最近有点累，休息两天就没事了。”父亲听了，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。“那就好，工作累了，该歇歇就歇歇，把身体累垮了可就麻烦了，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，下午我就回去，家里还有一堆活没干呢……”

望着父亲羞愧的表情，我的眼眶瞬间湿润了，一种被宠着的幸福感顿时弥漫全身。我忽然明白，父亲表面看似坚强，其实内心是多么脆弱呀！

无言深恩

父爱是流淌的江河

●杨丽雨

有人说父爱如山，严肃刚强、坚韧挺拔。可是我觉得父爱更像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，博大宽容，内涵丰富。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，他不善言谈，黑黑的脸上总是挂着憨厚的微笑，他个子不高，却默默为我们撑起一片爱的天空。

小时候，我体弱多病，三天两头感冒发烧，直到现在母亲说起来还心有余悸：“小时候的你可是个病秧子，三天两头生病，你弟弟妹妹生病了不当吃不当喝，你不行，你一生病就不吃不喝，全靠输液维持着，把我和你爸吓得。别看你爸天天不言不语，你生病了，你爸最着急，他走东家，串西家，给你淘换治病的秘方偏方，总觉得你会养不活，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长成了现在的白白胖胖。”母亲的几句话云淡风轻，可是我知道这一路走来他们抚养我的艰辛。尤其是父亲不言不语，可是他对我的爱一点不比母亲少。

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得了肝炎，脸色蜡黄，低烧不退。我的病是慢性病，需要慢慢治疗，父亲就给我办了休学手续。这可忙坏了父亲和母亲，母亲不仅要照顾弟弟妹妹，还要做一日三餐，还要照顾卧床的我。父亲因为要教书，还接过了母亲手里的农活，每天天不亮就能听到父亲起床的声音，我知道那是父亲趁着天早要去地里干一通农活，放学后急匆匆赶回来趁着天亮再去地里忙活，晚上还要给我补课。那段时间是父母最煎熬的时间段，他们不但要照料我的日常起居还不停地向别人打听治病偏方。父亲听说麦蒿熬水喝可以治疗肝炎，就不顾太阳的毒辣，在中午放学后围着整个村儿的麦地转悠，找寻麦蒿的踪

言传初心

父亲的鞭子

●徐龙宽

父亲是一名“经纪人”，只是他所服务的对象不是演艺人员，而是乡村随处可见的马、牛、驴、骡等家畜。

我们县城北部的所有集市，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参加。一三五去东边乡镇，二四六去西边集市。

每天天刚蒙蒙亮，父亲就骑着他那辆破旧的自行车，奔行在乡间小路上。他手里还握着一根皮鞭，软皮编制成的鞭绳，箬竹做成的鞭杆，连接处，还系着一条红色丝带。风一吹，丝带飘扬，父亲就像一位征战四方的大将军，威风得很。这把皮鞭，是父亲职业的“权杖”，区分着他与普通售卖者之间不同的身份。这种手持牛鞭的职业就是牲畜交易员，当地人亲切地称呼他们为——“牛经纪”。

我们小镇紧靠黄河河道，不仅是黄河入济的第一站，还处在四县交界之处，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吸引了各地的牲口贩子纷纷前来选购自己满意的家畜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黄牛作为农耕的主力，家庭地位很高，父亲称呼牛为“头牯”，我虽不知名字的由来，但是从他的口中，就能判断出牛在家里的分量，就像电影中称呼头领、头目一样，父亲的态度极为恭敬。

市场中，牛是主角，黄褐毛色居多，中间偶尔有几头白马、花驴点缀，整个市场一片灵动色彩。牛儿们被系在柳树上，有的悠然甩尾，驱赶着苍蝇；有的昂首长鸣，似乎在宣告自己的不凡；更多的慢条斯理，趴在地上反刍，腮帮有节奏地蠕动着，完全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。

家畜交易，很有章法。那些手持鞭子、穿梭人群的“牛经纪”，悄悄地将卖家拉到一旁，将手指神秘地放到袖筒里或者衣襟下比比划划，用来确认卖家心理价位。这方同意后，然后再拉着买家演示同样的动作，直到双方意见达成为止。“捏七撇八勾子九”，是父亲的行规和方法。他们全程不用语言，只是借助手指的变换完成交流。看着他们接头接耳、暗地议价，一会三方都会心一笑，促成一桩交易，我的眼中满是崇拜。

父亲的收入有两种，其一是佣金，每促成一单，会有几块钱辛苦费，虽不算多，却也实在；其二是碰上低价好牛，父亲便掏钱自己买下来，再牵到黄河对岸的县城卖掉，获利更多。记忆中，父亲总有办法寻得商机，家里的日子也因为他这份营生，过得有滋有味。

我满心向往这个职业，梦想长大以后，自己也能做一名“经纪人”。我便时时留心父亲的牛鞭。一日趁他在家休息时，我拿起皮鞭就往学校跑，看到同学就炫耀。谁料想，同学雷小满却满脸不屑地说：“什么‘牛经纪’，还不是和剃头的、卖烧饼油条的一个样，有什么值得炫耀的。”雷小满的父亲是河务段的一名工作人员，每次回家，都是骑着摩托车，在大街上扬尘而过。雷小满上学时，也经常拿着稀罕的水果吃，引得同学一片羡慕。听了雷小满的话，本来趾高气扬的我，瞬间像蔫了气的皮球一样，蔫了。

回到家中，我把鞭子还给父亲，低着头默默离开。父亲看到我的神情，便拉我过来，问我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一五一十地将学校的事情告诉了父亲。本以为父亲会恼羞成怒，谁知道他却淡淡一笑：“职业不分高低贵贱，只要是靠自己的辛苦劳动获得的财富，都是值得尊重的。”我听了，点点头。

父亲的鞭子，不仅是他的职业象征，也是我人生路上的鼓励。它时刻鞭策着我踏实做人、认真做事，也鼓励着我不畏世俗眼光，勇敢走自己的路。

一肩烟火 父爱沉光

六月浅夏，海风温润，石狮城乡万家灯火次第温柔亮起。在草木葱茏、岁月安然时节，我们迎来温情满满的父亲节。《万家灯火》特推出专刊，以笔墨寄情，致敬每一位沉默坚韧、护佑国家安泰的平凡父亲。

父爱从无言处，却重抵千钧。不同于温柔缱绻的叮咛，父亲的爱，是藏在时光里的无声托举。他们是街巷里奔波的身影，是市井烟火中踏实的脊梁，为生活奔赴，为家人坚守，把风霜藏于肩头，把温柔留给人间。年少时，我们总仰望他挺拔的身姿，以为他无所不能、无惧风雨；长大后才懂，所谓超人，不过是普通人扛起了家庭的责任。

他不善言辞，却将爱意融入岁岁年年的陪伴；他不懂温柔情话，却用半生劳碌，撑起家里的三餐四季、灯火安暖。岁月无声浸染，青丝染霜，腰背渐弯，他以平凡的坚守，为儿女铺就前路，为家庭抵挡风雨。

一纸文字，承载绵长感念；寸心赤诚，致敬如山父恩。本期专刊，收录万千真挚心声，书写藏在烟火里的深沉父爱。愿时光温柔相待，缓染风霜；愿我们常怀感恩，及时陪伴。人间万家灯火，最暖不过父亲默默守护的岁岁年年。——编者



一肩烟火

我的“多面手”父亲

●张保泉

都说母爱如水，绵柔细长。而父亲的爱则巍峨如山，深沉无言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终日忙碌不停。父亲家中兄妹九个，岁月的磨难让他成了生活的“多面手”。

父亲年轻时被招到金城铁路干活。在工作期间，父亲任劳任怨，对于领导交代的任务都保质保量完成，深受领导好评。如果不出什么意外，父亲会由合同工转为正式职工，在铁路干一辈子直到退休。但世事难料，村里怕父亲影响工作走了之后缺乏壮劳力，影响挣钱，坚决不同意放人。父亲最终无奈地回到那个贫穷闭塞的小村庄，重新做回农民，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。

生活的磨难没有击倒父亲，反而让他越来越坚强。农闲之余，父亲开始在家自学木工，每天吃完饭后就钻进屋子里，用心学习有关家具制作的书籍，还找来一些不用的废弃木料练手，在实践中摸索并加以创新和改进。据姑姑讲，那段时

间父亲做了好多桌椅板凳之类的家具，里面有不少其貌不扬、缺胳膊断腿的。父亲肯定没有听说过爱迪生第三只板凳的故事，也不会知道爱迪生发明灯泡的故事。但父亲却知道，熟能生巧，不轻言放弃。就这样，父亲成了一名木匠。经父亲手做的木工活儿，结实耐用且又美观大方。附近村民们谁家做个家具，都交给父亲做。父亲的这个性格一直影响着我，不管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，要做一件事情就把它做好。

为了让家里的生活好一些，父亲借钱买了一辆拖拉机，和同村的几个人跑起了运输。每天早出晚归，风里来雨里去。父亲的那辆东方红拖拉机承载着我们一家对美好生活的企盼。每次母亲问他累不累，父亲总是笑着说，累才有奔头。

后来，父亲又在一家饮料厂做饭，当起了厨师。这一干就是十几年。一个厂子二三十个人的伙食，父亲要负责采购，做饭洗刷，外加蒸煮。其中辛苦，不言而喻。

看着父亲皴裂的双手，满头的白发，许多次我想劝父亲在家休息，安度晚年。可他的脾气我知道，生命不息，劳动不止。劳动这个词已经深深烙进父亲的脑海，父亲这辈子就是为了劳动而活，为了这个家而活。饮料厂搬到外地后，父亲因年龄太大找不到工作，只得回到家中，可年逾古稀的他并没有选择在家休息，用他的话说，在家里歇着憋闷得慌，浑身不得劲。最终父亲去了亲戚开的租赁公司去看大门。作为看门人的父亲，依然每天都是兢兢业业，恪尽职守。

一路走来，是父亲这个生活的“多面手”，用瘦小的身躯为我们遮风挡雨，默默付出，才让我们这个小家走得更加平坦、稳妥。



父伴繁花 李荣鑫/摄